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三十一回 祁子富問罪充軍 過天星扮商買馬

話說祁子富怒罵了王媒婆一場，這玉狐狸回來氣了一夜，正沒處訴冤。恰好次日清晨，侯登等不得便來討信。王媒婆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且待我上他幾句，撮弄他們鸚蚌相爭，少不得讓我漁翁得利。”主意已定，忙將臉上抓了兩條血痕，身上衣服扯去兩個鈕扣子，睡在床上，叫丫鬟去開門。丫鬟開了門，侯登匆匆進來問道：“你家奶奶往那裏去了？”丫鬟回道：“睡在房裏呢。”侯登叫道：“王大娘，你好享福，此刻還不起來。”王媒婆故意哭聲說道：“得罪大爺，請坐坐，我起來了。”他把烏雲抓亂，慢慢的走出房來，對面坐下，叫丫鬟捧茶。侯登看見王媒婆烏雲不整，面帶傷痕，忙問道：“你今日為何這等模樣？”王媒婆見問，故意兒流下幾點淚來，說道：“也是你大爺的婚姻帶累我吃了這一場苦！”侯登聽得此言，忙問道：“怎麼帶累你受苦？倒要請教說明。”王媒婆道：“不說的好，說出來祇怕大爺要動氣，何苦為我一人，又帶累大爺同人淘氣！”侯登聽了越發疑心，定要他說。王媒婆道：“既是大爺要我說，大爺莫要著惱我。祇因大爺再三吩咐叫我去做媒，大爺前腳去了，我就收拾，到祁家豆腐店裏去同大爺說媒，恰好他一家兒都在家中。我問他女兒還沒有人家，我就提起做媒的話，倒有幾分妥當，後來那祁老兒問我說的是那一家，我就將大爺的名姓、家世並柏府的美名，添上幾句富貴的話，說與他聽，實指望一箭成功。誰知他不聽得是大爺猶可，一聽得是大爺就心中大怒，惡罵大爺。我心中不服，同他揪扯一陣，可憐氣個死。”侯登聽得此言，不覺大怒，問道：“他怎生罵的？待我去同他說話！”王媒婆侯登發怒，說道：“大爺，他罵你的話難聽得很呢，倒是莫講的好。”侯登道：“有甚麼難聽，你快快說來！”王媒婆說道：“罵你是狐群狗黨、衣冠禽獸，連表妹都放不過，是個沒人倫的狗畜生，他不與你做親，我被他罵急了。我就說道：‘你敢當面罵侯大爺一句。’他便睜著眼睛說道：‘我明日偏要當面罵他，怕他怎的？’我也氣不過，同他揪在一堆，可憐把我的臉都抓傷了，衣裳都扯破了；回到家中氣了一場，一夜沒有睡著，故爾今日此刻纔起來。”侯登聽了這些話，句句罵得攔心，那裏受得下去，又惱又羞，跳起身來說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！我同他不得開交！”王媒婆說道：“大爺，你此刻急也無用，想個法兒害了他，便使他不敢違五拗六，那時我偏叫他女兒送過來與你，纔算個手段。”侯登道：“他同我無一面之交，叫我怎生想法害他？祇有叫些人打他一頓，再作道理。”王媒婆道：“這不好，況他有把年紀的人，若是打傷了他，那時反為不美。為今之計，大爺不要出名，轉出個人來尋他到官司裏去，就好講話了。”侯登道：“好好的，怎得到官呢？”二人正在商議，忽聽有人叩門，王媒婆問道：“是那一個？”外面一個小書童問道：“我家侯大爺可在這裏？”侯登見是家人口音，便叫開了門，祇見那書童領了四個捕快走將進來，見了侯登將手一拱說道：“侯大爺好耐人，我們早上就在尊府，候了半日了，原來在這裏取樂呢。”侯登說道：“來托王大娘找幾個丫鬟，是以在此，失迎，失迎！不知諸位有何見教？”眾人道：“祇因令親府上盜案的事，太爺點了我們在外捉拿，三日一追，五日一比，好不苦楚。昨日纔拿到兩個，那些贓物都分散了，太爺審了一堂，叫我們來請侯大爺前去認贓。我們奉了命，候了一早上，此刻纔會見大爺的大駕。”侯登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倒難為你們了，事後少不得重重謝你們。”眾人道：“全仗大爺提挈纔好呢。”

王媒婆見是府裏的差人，忙叫丫鬟備了一桌茶來款待，眾人吃了茶，侯登同他一路進城，路上問道：“不知這兩個強盜是那裏人？叫甚麼名字？”捕快道：“就是你們鎮上人，一個叫張三，一個叫王四，就在祁家豆腐店旁邊住。”侯登聽得祁家豆腐店，猛然一觸，想道：“要害祁子富，就在這個機會！”心中暗喜，一路行來，到了府門口，侯登向捕快說道：“你們先慢些稟大爺，先到班房裏，讓我問問他看。”

捕快也不介意，祇得引侯登到班房裏去，帶了兩個賊來，是鎮上的二名軍犯，一向認得侯登，一進了班房，看見了侯登，就雙膝跪下道：“可憐小人是誤入府裏去的，要求大爺開恩活罪。”侯登暗暗歡喜，便支開眾人，低低問張三道：“你二人要活罪也不難，祇依我一件事就是了。”張三、王四跪在地下叫道：“隨大爺有甚麼吩咐，小人們總依，祇求大爺莫要追比就是了。”侯登道：“諒你們偷的東西都用完了，如今鎮上祁家豆腐店裏同我有讎，我要害他，我尋些贓物放在他家裏。祇要你們當堂招個窩家，叫人前去搜出贓來，那時你們就活罪了。”張三大喜道：“莫是長安搬來的那個祁子富麼？”侯登道：“就是他。”張三道：“這個容易，祇求大爺做主就是了。”侯登大喜，吩咐畢，忙叫捕快說道：“我纔問他二人，贓物俱已不在了，必定是寄在那裏。托你們稟聲大爺，追出贓來，我再來候審，倘若無贓，我家姑丈柏大人卻不是好惹的。”捕快祇得答應，領命去了。這侯登一口氣卻跑到胡家鎮上，到了王媒婆家，將以上的話兒向王媒婆說了一遍。王媒婆大喜，說道：“好計！好計！這就不怕他飛上天去了，祇是今晚要安排得好。”侯登道：“就托你罷。”

當下定計，別了王媒婆，走回家中，瞞住了書童，瞞過了姑母，等到黃昏後，偷些金銀古董、綢緞衣服，打了一個包袱，暗暗出了後門，乘著月色，一溜煙跑到王媒婆家。玉狐狸預先叫他一個侄子在家伺候，一見侯登到了，忙忙治酒款待，侯登祇吃到人靜之後，悄悄的同王媒婆的侄子拿了東西，到祁家後門口，見家人都睡了，侯登叫王媒婆的侄子爬進土牆，接進包袱。月色照著，望四下裏一看，祇見豬旁邊堆著一大堆亂草，他輕輕的搬起一個亂草，將包袱塞將進去，依舊將草堆好了，跳出牆來，見了侯登，說了一遍。侯登大喜，說道：“明日再來說話罷。”就回家去了。

按下侯登同王媒婆的侄子做過了事，回家去了不表。且說那祁子富次日五更起來，磨了豆子，收拾開了店面，天色已明，就搬家伙上豆腐，祇聽得那烏鴉在頭上不住的叫了幾聲。祁子富道：“難道我今日有禍不成？”言還未了，祇見來了四個捕快，八個官兵走進來，一條鐵索不由分說就把祁老爹鎖將起來。這纔是：

無事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當下祁子富大叫道：“我又不曾犯法，鎖我怎的。”捕快喝道：“你結連江洋大盜，打劫了柏府，昨日拿到兩個，已經招出贓物窩藏在你家裏，你還說不曾犯法？快快把贓物拿出來，省得費事！”祁子富急得大叫道：“平空害我，這樁事是從那裏說起。”捕快大怒道：“且等我們搜搜看。”當下眾人分頭一搜，恰恰的搜到後門草堆中，搜出一個包袱來，眾人打開一看，都是些金銀古董，上有字號，正是柏府的物件，眾人道：“人贓現獲，你還有何說！”可憐把個祁子富一家兒祇唬得面如土色，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，又不知贓物從何而來，被眾人一條鐵索鎖進城中去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面分解。